



左教授印象

安徽合肥 程志红

曾有一段时间我酷爱京剧,这种感觉来源于我大学时的一位老师——左震东教授,他是一位杰出的京剧票友。至今我还忘不了他演唱《深山问苦》时的神采:“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,字字血,声声泪,激起我仇恨满腔……”他一脸悲愤,眼睛平视着前方,但我相信他没有看见我们任何一个人,他的目光里实际上是一种近乎疯狂的陶醉。或许只有在眼神里贮存这种疯狂和陶醉的人,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。我还是太冷静,太冷静的人不易疯狂和陶醉,于是我没有学好京剧。

1997年,左教授在安徽农业大学开设“京剧欣赏”选修课,属于合肥高校中的首创。我有幸成为他的开山大弟子。事实上,我不是个京剧戏迷,对京剧的诸多表演程式,唱腔的许多曲牌,都是一知半解。我承认,自己听起京剧老生唱段有如痴如醉的快感,还觉得老旦的唱腔沉郁苍劲,也可一听。除此之外,其他行当,一律不欣赏。

我能够将这门选修课一堂不落地坚持下来,完全是左教授的个人魅力吸引了我。其实,左教授的自然条件并不好,嗓音有些沙哑,而他一旦进入演唱状态,音色就会变得非常美妙。他的角色转换与气息运用,非常自如,让我充分理解了什么叫“以情动声”。左教授人脉很广,很多省城的京剧大咖被他一一请来:国家一级演员薛浩伟老师给我们讲解如何吐字归韵;省京剧院的路大东副团长给我们示范“四大名旦”的唱腔特色;有着“京胡神弓手”之称的琴师杨林亲自给我们操琴。“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,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……”作为左教授钟爱的弟子,我曾在杨林老师的伴奏下,单独演唱了这一段,那天的新奇与激动,久久难忘。选修这门课,我掌握了不少京剧常识,还学会了《淮河营》《追韩信》《甘露寺》《苏三起解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几个耳熟能详的唱段。

左教授开设的“京剧欣赏”课很快被媒体知晓。安徽卫视《新闻观察》栏目、中央三套《戏迷园地》栏目同时过来采访。我又被左教授推到记者面前,就自己对京剧的理解和感悟,侃侃而谈。央视9分钟的栏目,竟然给我留了将近2分钟的镜头。左教授对我的评价是三个字:“讲得好!”在本次新闻专题中,业内专家王长安充分肯定了安农大的这种尝试,认为年轻人和京剧之间有一个需要沟通和合作的过程。左教授、蒋教授和其他各位老师努力,“将从培养新一代人才和普及戏曲艺术这两个方面,收到重要和积极的成果”。

1998年正月,我在城隍庙闲逛,思惠楼前正在举办京剧票友演唱会。舞台上,我欣喜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,耳听得城外乱纷纷。旌旗招展空翻影,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……”这次,左教授是彩唱,扮上了,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

我是左教授的铁粉。1998年8月,他又开设了“音乐视谱与指挥”一课,我再次选修。感谢这次学习,让我在当下对孩子的音乐指导上,不至于太吃力。回望农大四年的读书生涯,必修课、选修课、公共课、专业课、实验课,我林林总总修了大几十门。所有的课程,考试过后我几乎全部还给了老师,唯有左教授教我的内容,历久弥新。

2018年4月18日,同学王伟发给我一篇农大杨诚老师写的文章:《仰望安农京剧团》。这篇文章写得行云流水,我读得兴高采烈。只是文章的最后让我怔了半晌:“2017年8月,安农六宿舍贴了张讣告。左震东大师去世了”。当时,我与杨老师的感受一样,震撼之余,无尽的惋惜。

如诗如画塘西河

安徽合肥 郑业权

今年的气候有些异常,整整一个夏季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雨,而且热得出奇。这不,都农历九月了,居然还是38摄氏度的高温,然而,昨夜只一场小雨,便使得气温陡然降了下来,说冷就冷了,很多人都穿起了冬衣。因为是国庆长假,且难得没有加班任务,所以可以安心地陪陪亲人、干家务、睡睡懒觉,间或也看看书、发发呆……比如此刻,隔着窗户看那萧瑟的梧桐枝头飘摇着蒙蒙细雨,心中不禁又生起了诗意,如此美好的秋色,又怎能不走近去赏它呢,于是,我来到塘西河边。

自从家搬到滨湖新区以后,塘西河就和我生活紧紧连在了一起,十几年来,几乎每天都要到它的身边走走、看看,然后任思绪随着清澈的河水和四季的花香恣意流淌。情之所至,还拍下了不少美景,写下了不少文字,记录我对它的缱绻。是的,我着是爱上塘西河了,爱它春天的百花争艳、夏天的绿树浓荫、冬天的白雪皑皑,但我更爱它秋天的厚重和多彩,尤其是这雨中的意境。你看,绵绵细雨,淅淅沥沥;习习秋风,丝丝缕缕;一池秀水,微波盈盈;薄雾缭绕,如幻如迷;林间幽径,弯弯曲曲;枫林如火,漫山红遍;丹桂溢香,沁人心脾。此情悠然,心旷神怡,这就是我秋雨中的塘西河啊,虽然比不得名山大川的高贵,也没有山野自然的灵性,但它绝对算得上一幅美妙绝伦的都市秋色图。

或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吧,平时喧闹的公园里,此时竟只有我一个人,但我并不感到孤单,因为有塘西河和它的秀色相伴。我边走边看,边走边思,想到了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,想到了峻青的《秋色赋》,想到了刘禹锡的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,想到了很多很多与秋风、秋雨、秋色有关的古人和诗句,他们是在借秋天的风景和自己的内心对话,而此时的我也不正可以借这绵绵秋雨与塘西河相互诉说心事吗?于是,索性收起雨伞,让视野变得更加开阔。

沿着河水的流向,走在金塘路上,各种色彩的花

草树木相互陪衬着,银杏的金黄,枫叶的火红,水杉的血色,还有那一簇簇挂满灯笼的栾树。空气中弥漫的花香,加上这微风和细雨的渲染,勾画出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,我想人间大概是没有哪一个画家能调出如此和谐的色彩了吧。不知不觉来到邀月码头,望着河水中央的爱情岛,忽然就想起遥远时代的那首诗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于是,我陷入沉思,仿佛看到芦苇荡边那一对少男少女,他们隔着浅滩、隔着衰草、隔着薄雾,互诉衷肠,那是一段多么动人的爱情故事啊,我默默地祝福他们好梦成真,天长地久!对啊,此刻的我不就是那个痴情的少年吗!于是,清新的芬芳随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,那意蕴仿佛宋词般凝练优雅,我忍不住大声呼喊:塘西河,我真的爱上你了!

忽然感觉雨下大了,而且天色似乎也渐晚了,我依依不舍地环视四处,雨水一滴一滴有意无意地打在枝头,打在伞上,然后落下来,淋湿了地,淋湿了草,也淋湿了我的衣。一阵风拂过,几缕雨丝打到了脸上,让我感到一丝凉意,细雨中飘来的阵阵桂香,醉了时光,醉了天地,更醉了我的心。啊,我如诗如画、如歌如诉的塘西河,请容我攒足陶潜的淡泊、李白的旷达、东坡的豪迈、易安的婉约和纳兰的清丽,向你诉说一世衷肠吧。塘西河,我真的爱你!

秋登四顶山

安徽合肥 程耀恺

肥东六家畝的四顶山,据说是三国时期魏、吴争夺的古战场遗址,它雄踞巢湖北岸,是登高听涛的好去处,再加上满山芳草萋萋佳木葱茏,可谓别有天地,于是,好古的人,好玩的人,好奇的人乃至好学的人,纷至沓来。首次登临,时在深秋,同伴多为散文高手。写散文的人,海阔天空之高远,草木鱼虫之细微,自是无远弗至,无所不窥。

山道上引人注目的,是正值盛花期的紫花狼尾草。如果逆着光看那穗状花序,排列有序的芒刺和随意点缀的花粉囊,像一把透明的毛刷。当此巢湖始波,木叶微落之际,我辈一行,与其说是登山,不如说是入海,入狼尾草的花海。狼尾草在四顶山上,不长到一人高,大约觉得过意不去吧。然而你置身这样的花海,却不存在被淹没感,你会像哪吒入龙宫一样,沉浮自如,进出随意。山野里倚靠连襟的狼尾草,在典籍里也非寂寂无闻之辈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:“不稂不莠,去其螟螣。”意思是既不像稂也不似莠。稂即狼尾草,莠即狗尾草。狼尾草与狗尾草不仅外形有差异,花期也不一致,等到狗尾草花期过后一两个月,狼尾草的花,才水墨登场。

狼尾草的外围,是或疏或密的穀树。穀在古人眼中,是恶木,所以《诗经·小雅·鹤鸣》就说:“乐彼之园,爰有树檀,其下有穀。”以穀的低贱,来衬托檀的高贵,旧时在草木中分贵贱,很是不公!穀俗称楮或构,民间则称之为皮树。皮树的皮,是造上等纸的原料,叶子在乡下可作猪饲料,在城里常拿它当厨房天然清洁用具。别人怎么看穀树,不关我事,反正在我心中,皮树叶是居家必备之物,

即使到了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季节,老伴也会预先贮存一些皮树叶,以备不时之需。

四顶山草木王国中,麻栎亦是旺族。麻栎俗称橡栗,在江淮间,乡人常以橡栗籽做豆腐,相比以大豆做豆腐,工艺上略微繁难,但别有风味,我很喜欢。除了吃,麻栎的价值在于作为烧炭的原料。“卖炭翁,伐薪烧炭南山中。”南山指终南山,那么“薪”为何物?这里的薪,实是麻栎的指代。众所周知,在秦岭淮河一线,自西向东,凡有山丘处,必是麻栎安家之所。麻栎烧出的炭,被尊为栎炭。《清明上河图》就是以一队毛驴,驮运栎炭进城而揭开了序幕。四顶山上的麻栎,也有过烧栎炭的光荣历史,只是时代变了,伐薪烧炭的事,早已偃旗息鼓,这反而让麻栎家族,门丁兴旺,生机勃勃。

深秋天高云淡,当你攀登到一定高度,四顶山会给你一个惊喜:松树犹未落,山花红欲燃。对于一个散文写作者兼草木爱好者来说,四顶山一如山中高士、林下仙姝,所以才有“一见‘四顶’不忍离,归来朝夕似相思”之说。见高士、会仙姝,是幽人之风,宜独往独来,打那次秋使,跟四顶山的幽期密约,持续好几年了,而今,山下草,林中树,业已植根于我的心田里了。